

大家

10

GREAT MASTERS

口述历史 分享光荣

薛继军 主编

建筑设计师

张开济

地质学家

刘东生

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谢光选

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专家

梁思礼

航天技术专家

孙家栋

水利专家

潘家铮

飞机设计师

程不时

天体化学家

欧阳自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10 / 薛继军 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大家”丛书)

ISBN 978-7-100-06611-2

I.大… II.薛… III.名人-访问记-中国
IV.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5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DÀ JIÀ
大 家 ⑩
薛继军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611 - 2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32.00 元



Zhang Kaiji

建筑设计师 张开济

张开济，建筑设计大师。

1912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杭州。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35年毕业后，在英商公和洋行设计部和基泰工程司供职。之后，张开济在南京、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1950年担任北京人民政府建筑院总设计师。1959年参加设计北京市庆祝国庆10周年的建筑工程，主持了革命博物馆及钓鱼台国宾馆工程，并设计了天安门观礼台。1980年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1990年被建设部授予“建筑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张开济设计的建筑工程有：天安门观礼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济南南郊宾馆群等。

2006年去世。

滿腹牢騷
一吐為快

張開濟

二〇〇三年
九月二十三日

广场缩小，绿化增加， 让老太太抱着孙子都可以去

张开济为天安门观礼台设计了卫生间、休息室等方便观礼嘉宾的设施。这个总建筑面积为1658平米的看台，其使用面积达到了1470平米，至少可以容纳近4千人。而看台平缓的坡度，刻意地弱化了它巨大的体积，为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营造了更加恢弘的气势。观礼台于1954年建成后，已经陪伴天安门广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盛大的庆典。

主持人：您一生设计了很多知名的建筑，从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钓鱼台国宾馆到天安门观礼台。在这众多的作品当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件作品？

张开济：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天安门观礼台。

主持人：大家注意的可能还是天安门。您为什么把不引人注目的观礼台当作您最满意的一件作品呢？

张开济：当初筹建观礼台之前还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比赛，每个人都要出个方案。许多人的方案把这个观礼台设计得很华丽，也用了琉璃瓦，而我却把它设计得非常简单。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天安门前面就不应该盖建筑。但是现在还是要盖，我就想塑造一个此地无声胜有声的建筑。尽管大家都不注意观礼台，但我认为它是我很得意的作品。我觉得一个建筑贵在因地制宜，该当主角时我当仁不让，该当配角时我就退开，不能每个地方都是我唱主角，要有一个整体观念。

主持人：您当时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张开济：我的思路就是此地无声胜有声，越是不显山露水越好。

主持人：您觉得它除了跟天安门要浑然一体之外，还有什么独

天安门观礼台：天安门观礼台位于金水桥与天安门城楼之间，是为满足国庆庆典观礼的需要建设的。1952年8月，在天安门两边建起砖木结构的临时性观礼台，观礼台面积7300平方米，可容纳2200人。1954年初，北京市政府决定在金水桥与天安门城楼之间建造观礼台。张开济的方案入选。它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最平淡、最没有“设计”的方案。涂成朱红色的观礼台，与天安门的主色调浑然一体，使天安门显得美丽而不单调，增添了天安门的庄重与气魄。1954年6月，按照此方案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建了砖混结构的永久性观礼台，使用面积达到2470平方米。1959年，根据观礼规模的需求，增建了东西两座观礼台。现在的天安门观礼台总建筑面积4008平方米，可以容纳一万余人观礼使用。

到之处？

张开济：这个观礼台就是为了方便观礼的人，背后有休息室、卫生间，各种设备都在后面，使得观礼台不仅方便观礼，而且还有其他的实用性。我现在对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些不满意，觉得尺寸偏大。

主持人：您指哪一方面的尺寸偏大？

张开济：整个广场的尺寸偏大。天安门广场虽然很了不起，但是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广场。因为广场要有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不等于越大越好。一般在国外，建筑的高度跟广场的宽度有一定的比例，一般是1:3，如果广场是30米，那么房子就是10米。我们现在的广场是大而无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另外，天安门广场的内容我觉得还不够丰富。当初设计这个广场时，观念可能还有一些陈旧，认为广场越大，这个领袖就越伟大。但应该考虑残疾人和老人。天安门广场布局最不恰当的一点就是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

主持人：以您现在的观点，天安门的设计应该更加人性化。

张开济：尺度还可以缩小，但内容要增加，要让老太太带着孙子可以在里面坐，不是光秃秃的一片。

主持人：当年您是天安门广场主要的建筑设计者，今天您却把50年前的一些东西都推翻了。您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张开济：我从来就是这样想的。我说建筑师不能盲目追求气派、伟大，最要紧的是方便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主持人：如果今天让您重新设计天安门广场，您会怎么设计？

张开济：广场缩小，绿化增加，吃喝玩乐的地方增多，让老太太抱着孙子都可以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这样子做得好像摆着让人家看，显气派，这种观念非常落后。现在的建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么方便人，怎么使人们感觉在这里我就是主人。而不是让别人去了以后觉得：哎呀，我相形见绌。哎呀，建筑真伟大，我们

人民太微小了。从前的宫殿建筑就是这样，你去故宫，你爬了那么多台阶，再看看这个皇宫，就觉得皇帝伟大。今天要重新翻修，完全可以搞得更好一点。

我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更富有民族特色

1958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要扩建天安门广场。9月，三十多位有声望的中国建筑师集中到北京，他们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十座大型建筑的设计。而作为当时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之一的张开济，被安排负责其中的两个工程：钓鱼台国宾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对面就是人民大会堂，它们在外观上要平衡。这就意味着，建筑面积只有几万平米的博物馆要建出大会堂十几万平米的气势来。

革命历史博物馆所处的地理位置显要，是国庆献礼工程中的二号工程，因此它的建设备受国家领导的重视。当时周总理在看过它的设计图纸时还就空廊柱子的粗细提出过意见。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外观

革命历史博物馆：即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隔广场相对。是一座两馆合一的宏伟建筑。平面为左右对称的“四”字形，正门在西，向着天安门广场，走廊上挺立着12根高33米的方柱式门廊，蔚为壮观。整个建筑南北长313米，最高处高度近40米，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1958年10月开始兴建，1959年8月建成。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中国收藏古代、近代文物资料及研究历史科学和有关学术问题的机构。北半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是收藏1840—1950年间中国近代革命资料的机构。2003年2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并进行了扩建。

主持人：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占地面积是十七万平米，而革命历史博物馆只给您六万平米，又要求您把这个六万造成十七万的感觉。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有没有难度？

张开济：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人民大会堂是十七万平米，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六万平米，这个面积已经定好了，不能再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设计了两个院子，空心的院子，这样就把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面积撑大了。即便这样，我还觉得遗憾。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案，总理批了下来，就是我预备将来要给博物馆扩建，加高一层。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幅您后来设计的图纸。您还记得这是什么时候设计的吗？

张开济：我不记得了。你看，革命历史博物馆加高了一层之后面积增加了，而在外观上看，跟人民大会堂也可以平衡。

主持人：当时您没有想到这个方法吗？

张开济：当时没有钱。

主持人：一个建筑设计师顾虑经济因素，会不会影响他的创造力的发挥？

张开济：我认为经济在建设方面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要尽量节约，不能随便浪费。但是也有个局限性，节省到一定程度就影响了工程质量。例如革命历史博物馆上面的国徽和一组红旗。

主持人：国徽和红旗，给每一个人的印象都非常深，也给这座建筑增辉不少。

张开济：那是当时的副市长吴晗主持做的。这个国徽是用水泥做的，在外面刷成红色。我当时就说，国徽在国外伟大的建筑上面都是镀金的，我们的这个国徽也应该是金的。吴晗说，现在国力还达不到。

主持人：当时的一些建筑可能受了苏联的一些影响，但大家还是评价您设计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说大空廊柱和凯旋门设计得都非

常有特色。就革命历史博物馆来讲，您认为大家对您评价最好的是哪一部分？

张开济：我觉得，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比起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民族风格更浓一些。人民大会堂是西洋建筑，革命历史博物馆有中国的风格。柱子都是方柱子，里面的角都有线条，一看就是中国的。在中国风格上，这个国徽起的作用很大，它不但是装饰，更代表了国家的文化。后来吴晗说，咱们将来把国徽换成真宝石的。我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从体面上说，不如人民大会堂，但是从建筑意义上来说，更富有民族特色。人民大会堂我觉得尺度大，大不等于好。还有一点，我们要尊重上级领导的意见，但不能晕晕乎乎，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我跟周总理解释，你看博物馆跟大会堂在这个立面图上看起来，两个柱子相比显得细了一点。这是因为一个柱子是方的，一个柱子是圆的。圆的柱子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样大小，方的柱子从这边看，就两个大小，两个立面。我说要是方的柱子画成跟圆的柱子立面上一样，将来建成后方的柱子显得笨一些。总理认为我说的言之有理。

主持人：周总理支持您的想法。

张开济：所以最后国庆工程完工了，开庆功宴，我两次过去跟总理敬酒。总理说：“怎么？你又来了？”我说我代表两个工程啊，一个是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个是钓鱼台国宾馆，这都是我设计的。总理说好。总理对我的印象挺好的。

今后盖建筑要百年大计，不能这么草率

国庆十大工程的建成速度在世界建筑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这些建筑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当年的风采，但是这个浩大的工程当时采用的却是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的“三边”做法。

十大工程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的古典风格，将古今中外的建筑风

中年张开济（20世纪60年代）



“大跃进”：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这些本已过高的指标到了省、地、县被层层拔高，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发生。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从而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全国共有5000万人投入了这场运动。1960年“大跃进”运动结束。这次运动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损害，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造成了财政赤字增加，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生活必需品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格加以改进，为我所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筑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当时的建筑界谁也无法回答。

主持人：您当时又要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又要设计钓鱼台国宾馆，两个地点离得不算近，您是怎么处理建

筑技术上的事情呢？

张开济：我有时连中午吃饭都顾不上吃，一个在西面，一个在东面，整天两头跑。不过当时我自己也愿意，最后两个工程我都完成了。

主持人：这种“三边”工程对建筑来说，是一个忌讳吧？

张开济：在建筑行业，“三边”工程不受推崇。外国一个伟大建筑要盖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我们是特殊情况，既然是特殊情况，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1958年的“大跃进”对农业和工业来说应该是一场噩梦。但是对建筑却是个例外。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您对这些建筑的评价是什么？

张开济：我认为许多建筑能够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建成，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来了，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后盖建筑还是要百年大计，不能这么草率。

主持人：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所建成的这十大建筑，再过上一百年，它们还能经得起考验吗？

张开济：不能。因为建筑这东西，一方面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精心地设计；另外一方面要精打细敲，甚至于每个线角都要经过研究。粗制滥造搞不出好建筑来。国庆工程是个例外，但国庆工程不是一个太成功的范例。日本国会大厦盖了二十年，德国有的建筑盖了上百年。

主持人：反过来说，如果当年不是在那样的一种政治条件下，是不是您的设计也会完全不同？

张开济：如果不是那样急着完成任务，如果能给建筑师更多的时间，我想设计和建造出来的建筑肯定比现在好。

主持人：这十大建筑从政治意义上讲，它是个胜利——一年就把它们都建成了。但是从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或者从人文方面来讲，应该说它们是一个败笔。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张开济：不能说败笔，但也不是很好的作品。

主持人：张老，当时是“双反”运动。一开始是反复古，后来又反现代，也就是说您所设计的建筑既不能复古也不能现代，但是又要强调民族风格和社会主义风格。您在设计这些建筑的时候，怎样来体现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呢？

张开济：社会主义风格有时候从这座房子的性质上就可以体现出来。这座房子是为谁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是由广大人民享受的，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的。

主持人：您觉得您的设计从哪一点体现了社会主义风格？

张开济：我的设计就是，我的建筑要让它壮观；我不靠装腔作势，中国人说摆谱、弄虚作假，我不搞这些。

主持人：当时，您的建筑设计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张开济：当时政府提出来一个实用、经济，可能的话要追上美国。后来不提实用、经济了，我觉得这一条没错。建筑师追美国是应该的，因为建筑在美国是艺术品，但是不能忘记经济这一条。我不赞成为了要追求美国的那种气派，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那时中

国也不是很有钱。

主持人：所以您当时总体的思路可以总结为：以功能实用为主，强调建筑的经济性。

张开济：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建筑一定要考虑为了人民。

主持人：您是不是特别强调建筑的实用性？

张开济：我特别强调这个。我认为用盖纪念堂这种方式来纪念一个人是很落后的，外国一般是盖个什么医院来表示纪念，如某某人医院，医院可以治病。

主持人：我们还是要客观地看待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天安门广场，在我们肯定它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足，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张开济：肯定是有不足的。如果要重建，第一不会建得特别大，第二纪念堂不会建。完全可以建得更好一点。

我选对了时代，时代也造就了我

20世纪30年代，张开济考入了当时国内唯一设有建筑系的南京中央大学。这个系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中国的翻版。他顺利完成5年的学业时，在学生中流传着“毕业即失业”的说法，而张开济却幸运地在中国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里找到了工作。

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张开济辗转于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积累了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从1942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先后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开办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在当时的建筑界崭露头角。

主持人：虽然您没有出国，但是您当时念的中央大学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徐悲鸿就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老师。当时的建筑师谭垣先生从国外回来，是您带领全班同学把他请到你们学校去上课。

您为什么对谭先生情有独钟？

张开济：当时中央大学的师资力量并不是特别强，谭垣在美国留过学，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提出来请他到中央大学上课是为了增强中央大学的师资阵容。他每个礼拜到南京来，上几天课后再走。

主持人：谭垣有一点非常值得敬佩，当年就是他直率地提出，人民大会堂是巨大，但并不是伟大。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说真话，凭良知来做事，太可贵了。他的这种人格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张开济：我跟他一样，我说实话、说真话。

主持人：一个建筑师，他尊重建筑原则，追求真理，这一点非常可贵。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贵性？

张开济：这一点很重要。每个建筑师都应该这样。

主持人：您觉得您这一生做到这一点了吗？

张开济：我基本上做到了，我不说假话。坚持真理我不敢说，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

主持人：您大学毕业以后到了英国人开设的公和洋行工作。这个洋行很有权威性，因为到现在上海所保存的九个比较重要的建筑都是公和洋行当年设计的。

张开济：我在公和洋行的工作，是在那儿做绘图员，不要他们的钱，相当于现在的实习。当时管我的这个建筑师技术很差，所以我对他很不服气。实习期满，临走的时候我叫他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他就说我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绘图师，但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他是存心刁难。好在我也不靠他这封信，我相信一条，一个人就得靠自己。

主持人：听说当时陈果夫非常欣赏您。您当时自己开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本来业务并不是很好，但是由于他的帮助您发展得非常顺利。

张开济：国民党时期，他手下有两个银行，所以单凭他的关系我的生意还做不完。临解放的时候，我有三条出路：一是到美国

谭垣（1903-1996）：原籍广东中山，出生于上海。1928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9年获该校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30年至1931年为上海范文照建筑事务所副建筑师。1932年以来，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杭州之江大学建筑系教授。1952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1982年退休。擅长建筑教学、建筑创作，晚年致力于研究纪念性建筑。主持设计的建筑作品：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扬州市烈士馆和纪念塔，上海市聂耳纪念园。出版有专著《纪念性建筑》。

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香港英商建筑工程行。1891年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帕马(Clement Palmer)及丹拿(A. Turner)等合伙开办。1912年在上海设分号，开始使用公和洋行的名称。承办建筑设计、土木及测绘工程，副设地产部，经营地产、房地产代理经租及保险代理等业务。此后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公和洋行在上海陆续设计了一批颇具水准的建筑作品，成为上海实力最为雄厚的建筑建设设计机构。上海外滩建筑群中约有10座是他们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有汇丰银行大楼、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和中国银行大楼。

陈果夫（1892—1951）：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叔叔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

去，因为我本来要到美国去的。当初在南京，国民党的那些元老跟我的关系都不错，他们让我跟他们到台湾去。这是第二条路。第三条路是去北京，国家要建立建筑大学。

主持人：陈果夫当时欣赏您什么？

张开济：因为我跟他侄子的关系很好。叔侄俩对于我的作品也很有信心，他们不一定都懂，主要是靠关系。我主要替他们盖了几座银行，我给他们设计的银行让他们非常满意。所以陈果夫要我跟他到台湾去，但我不去。

主持人：您拒绝跟他们去台湾的原因是什么？想去美国？

张开济：不是。美国我也不想去。我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必定要大兴土木，我趁这个机会我可以先赚点钱。

主持人：去美国一直是您的梦想，但您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张开济：我是学建筑的，建筑这个门类最早在法国兴起，美国完全学法国的，所以美国的建筑很正统。另外中国早一代的建筑师，差不多都出去了，少数在法国留学，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大学。所以当时我想去那里，护照什么的都准备好了。但是我想我多赚点钱再去，结果就耽误到现在。

主持人：人生要说有的时候比戏剧还要离奇。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待您当时的这个决定呢？

张开济：我觉得当时的决定还是对的。我对新中国的建筑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我要给自己加个头衔，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国产建筑师。

主持人：您觉得您这个国产建筑师和那些留洋的，像梁思成、陈植、朱斌他们那些人比，您的优势是什么呢？

张开济：我是个实干家。梁思成他们虽然留过洋，但没机会做这么多工程。我呢？正好新中国开始建设，有机会做了很多工程。我选对了时代，时代也造就了我。

我很高兴我儿子现在超出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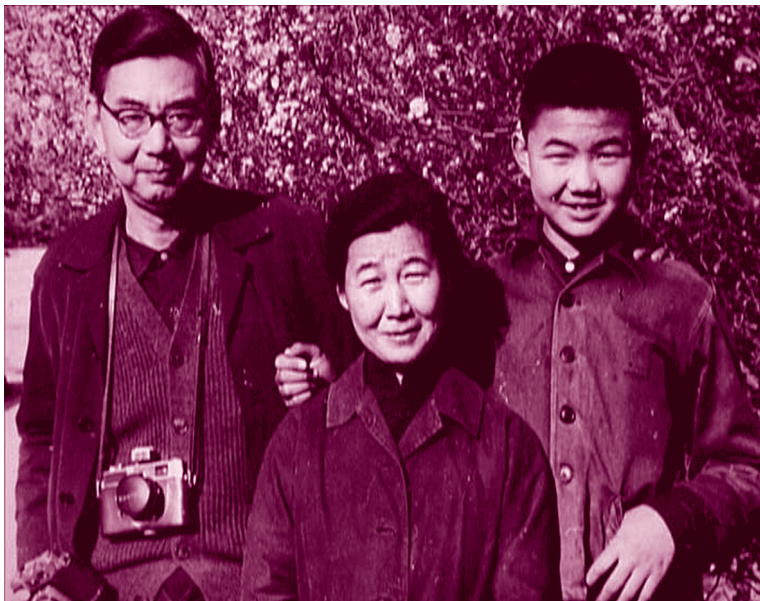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张开济在北京主持设计了十几个规模较大的建筑，包括三里河住宅区、小汤山疗养院、中央民族学院校舍、北京展览馆、北京天文馆等。但也是在这十年间，他几乎把他一生的设计都做完了。

现在，两个儿子都不在老人身边。大儿子张保和在耶鲁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定居美国，小儿子张永和成为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也是长期奔波于世界各地。

主持人：您作为中国建筑界的元老，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您今年已经91岁了，却连一本自传都没有。这样低调确实令人感觉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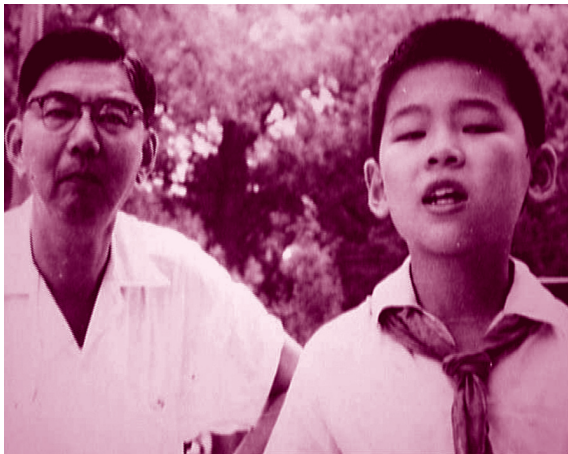
张开济：我没想到要写自传。

主持人：您出成绩的时候是在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之间，20世



张开济夫妇与小儿子张永和
(20世纪60年代)

张开济和大儿子张保和（20世纪60年代）



张永和：建筑设计师。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1956年出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1981年赴美自费留学。先后在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分别获得环境设计理学学士和建筑硕士学位。曾在一系列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如1987年荣获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第一名，美国“进步建筑”1996年度优秀建筑工程设计奖，200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表彰在视觉艺术领域突出和有创造性成就），柿子林会馆荣获2004年度“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等。

纪50年代在北京主持设计十几个规模较大的建筑，包括三里河住宅区、小汤山疗养院、中央民族学院校舍、北京展览馆、北京天文馆等。但也是在这十年间，您几乎把您一生的设计都做完了。为什么在五十几岁以后，相对来说就比较安静了呢？

张开济：不是我安静，是没有机会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满意的，首先我做了建筑这一行，做建筑是我喜欢的工作。做其他的工作可能发财了，名气可能更大，但我不羡慕。第二，我对我的家庭很满意，特别是两个儿子，青出于蓝，这一点，他们完全做到了。我总是想，咱们中国孩子聪明的多，能干的多，而我的孩子他们就更聪明更能干了。他们是1980年去的美国。

主持人：说到您的儿子，您的小儿子张永和现在也是非常知名的建筑师。有这样一个现象，不知道您怎么看。以前人们会说张永和是张开济的儿子，但是现在人们可能会说张永和的爸爸是张开济。

张开济：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很高兴。本来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总是一代胜过一代，张永和现在比我出名，真正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非常满意。

主持人：但是有一点，他和您好像都不互相去评价对方设计的

作品，这是为什么？

张开济：他现在到底设计了多少作品我也不清楚，我不大关心这些。我关心的是他现在超出了我，而且他超出得有点过分了。

主持人：您对自己儿子设计的作品不太了解，刚巧我们今天为您准备了一段录像，就是有关您儿子的设计的。不知您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张开济：很满意。我儿子很不错。

主持人：您对他的设计有什么想法？

张开济：他的设计很富有想象力，不但技术上没问题，而且他的思路也比较开阔。

主持人：您的设计理念和您儿子的设计理念，存在什么冲突吗？

张开济：我从来没跟他谈过这种问题，我对他的工作兴趣不大。我认为同他谈这方面的话题，对他没有好处。因为我要是说他好他也无所谓，说他好的人有的是；说他不好，他也挺为难。另外我很信任他。

盖新建筑跟保护古建筑并不矛盾， 新的东西和旧的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20世纪70年代，张开济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他带着老伴环游世界，将看到的古建筑全都记录在他的幻灯片里了。

张开济现在最乐此不疲的事，就是为那些咨询建筑方面问题的到访者出谋划策，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张老一脸的严肃。

为古建筑请命也是他乐此不疲的事，为此，他还在法国办了个展览。他认为盖新建筑跟保护古建筑是不矛盾的。一个发展着的城